

幽幽美国诗,浓浓中国情

——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寡妇春怨》赏析

胡 俐

(阿坝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四川 郫县 611930)

【摘要】由于深受中国古典诗歌的润渍,威廉斯的许多诗歌都呈现出某种中国味道。而其经典名作《寡妇春怨》一诗“中国情”更是扮演了吃重的角色。无论是诗歌的主题思想,还是意境及艺术表现形式都有别于传统的西方诗歌,该诗更像一首脱胎于中国古典诗歌的“闺怨诗”,蕴含着无穷的东方古典诗歌之美。

【关键词】威廉斯;《寡妇春怨》;闺怨诗

【中图分类号】I71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1)01-0033-03

一 美国后现代诗歌的一代宗师

威廉·卡洛斯·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是20世纪美国最负盛名的诗人之一。如果说现代诗歌鼻祖艾略特开辟了西方现代诗坛,创建了新诗歌批评理论,解放了诗歌,那么威廉斯则创作了纯粹美国化的诗歌,把诗歌又重新解放了一次。医生的出身与职业决定了威廉斯是一个现实味十足的诗人。他不愿意去讴歌欧洲传统和文明,也抛开了隐喻和典故,认为诗歌必须要走出象牙塔回到现实。他的这种反欧洲传统文化的思想表现在他“只有新的,才是好的”的美国化诗歌理念中,而他的另一名言“要事物本身,不要概念”,更是高度概括地表达了其诗歌创作原则:丢弃传统回归生活,反对感伤主义的维多利亚诗风,用简洁清晰的意象、精炼的语言来表达思想。没有旁征博引,没有故弄玄虚,没有刻意修辞,威廉斯认为诗歌只有表现出生活的状貌才能具有普遍意义。那些表面上看去似乎毫无诗意的素材,通过诗人细致入微的观察加之其非凡的想象力,则更加意味深长。

正是由于他的努力,才使美国诗歌重新回到惠特曼开创的伟大传统。威廉斯的诗歌诗风硬朗、意象鲜明并有着浓郁的生活味和人情味,被战后新崛起的诗歌群体(如“放射派”,“垮掉派以及六十年代的”,“自白派”)尊为“一代宗师”,诗人罗伯特·洛威尔更是把他的史诗性长诗《巴特逊》称作“我们这时代的《草叶集》”。

二 威廉斯与中国古典诗歌的对话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欧洲艺术和文学领域中刮起了中国风。欧洲文化界开始介绍、了解和接受中国文学艺术和诗歌,并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许多现代西方文学艺术家的创作和理论。若要谈及中国传统文化和诗歌在美国诗人中的影响,人们

首先就会想到伊兹拉·庞德。庞德翻译了大量的中国古代诗歌和经典,并在长期的诗歌创作中不断借鉴以象形文字为表现手段的中文诗歌,借助中国诗歌的力量创立了著名的意象派。

作为庞德的学生和朋友,威廉斯也同样受惠于中国诗歌。威廉斯曾在给庞德的信中写道:“中国古人似乎比我们更了解生活。”在庞德的引荐下,威廉斯与美籍华人王大卫合作,翻译了37首中国诗歌,其中唐诗宋词多达33首,包括李白的13首,孟浩然的5首,王维、杜甫各3首,以及柳宗元、贺知章、李煜的若干首。除了翻译中国诗歌,威廉斯还借用中国古代诗歌中的意象创作了不少中国题材的诗歌,比如诗歌《致白居易之魂》、《作者的肖像》等。

从威廉斯的诗歌作品中,我们不难寻觅出中国的味道。他的创作理念乃至语言运用原则都影印着东方大唐诗人白居易的身影。白居易曾言为文宗旨:“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作诗的标准乃:“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诚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这些东方诗歌的创作理论深深影响了威廉斯。而正如其诗歌《致白居易之魂》,从标题到主题都表达了作者对这位遥远东方国度诗人的深深思念。美籍华人学者钱兆明在其专著《东方主义与现代主义:庞德和威廉斯的中国遗产》一文中,令人信服地论证了白居易乃威廉斯的中国同行、先行者、知音和导师。

收稿日期:2010-10-11

作者简介:胡 俐(1974-),女,四川岳池人,讲师,研究方向:英美语言文学。

而威廉斯的诗歌中反复出现的一些意象,如月亮、柳树和雨水等,同中国古代诗歌也有一定的联系。其诗歌《中国夜莺》洗练的语言与丰富的内涵更是体现了中国诗学特征,也是作为一个异域诗人从中国古代诗歌的创作中获得的最为宝贵的东西。的确,中国诗歌的韵律、格式、意象甚至主题等诸多方面,都给予了诗人强烈的刺激和许多的启发。这使得威廉斯的诗歌通常与日常生活景象为主题,用字浅白,音调和諧,朴实亲切,表现出某种中国味道。由此可见,无论是从中国诗歌表现形式的借鉴来说,还是从对中国诗歌所蕴含的内在精神的理解来说,威廉斯较之于庞德更胜一筹。

在其创作的大量抒情诗歌中,《寡妇春怨》是一首家喻户晓的经典之作,也是最具中国味道的诗歌,可称其为西方诗歌中的“闺怨诗”。

三 西方诗歌中的“闺怨诗”——《寡妇春怨》

寡妇春怨:忧伤是我自己的庭院/新草象火苗一样向上窜/象往年一样/往年却不象今年/以凄凉的火/围绕着我/三十五年/我曾和丈夫一同度过/今天的李树一片雪白/开出了一簇簇的花/一簇簇的花/压在樱桃树枝上/染白了一些黄的/一些红的灌木丛/但是我心中的忧伤/比它们旺/尽管往年,它们曾使我/欢快,今天我见了/却背过脸去寻求忘却/今天儿子告诉我/在草地/在远处密林边上/他看见了/一些开满白花的树/我觉得我倒想/到那里去/投身那里的花丛/沉没在花丛近旁的沼泽。

“闺怨诗”是我国古代诗坛上一道独特的风景。在中国古代,男人可以云游四方,多妻多妾。而妇女受封建道德和体制的约束,处于劣势地位,足不出户,非常容易被冷落被遗弃;而一旦被抛弃,女人就只得独守空闺,寂寞终身。因此,中国古代诗坛便出现了以闺中人或思念或寂寞或怨恨位题材的诗歌类型——闺怨诗。追溯源头,闺怨诗起源于《诗经》,之后不断涌现出不少佳作,如王昌龄的《西宫春怨》、金昌绪的《春怨》、欧阳修的《春怨》等,至唐代闺怨诗步入鼎盛时期。与边塞、田园、山水等题材一样,闺怨诗成为了中国古代诗歌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这种诗歌类型,抒发了一种阴柔、缠绵的爱情,呈现出幽怨感伤之美,语言浅简而意蕴深婉,韵味含蓄而悠长。

首先,《寡妇春怨》和多数闺怨诗一样,伤春怀人是其主题思想,在立意上有别于西方的情诗。中国情诗多写“怨”情,多悲苦与悲愤之情,如《古诗十九首》中的“迢迢牵牛星”、李清照《声声慢》、辛弃疾的《祝英台近》;西方的情诗,则多写“慕”情,多欢快

幸福之情。如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勃朗宁夫人的十四行诗、华兹华斯的《致黛西》、歌德的《五月之歌》等等,“多是歌颂爱情,或表白忠贞之意,少有写独守空闺的缠绵怨情”。

《寡妇春怨》题目寥寥数字就明确了抒情主人公的身份、场景以及人物内心的主要情感,而一个“怨”字则统领了整首诗歌的情感体验。开篇一句“我的庭院是悲伤的”更是开门见山地奠定了全诗的情感基调,忧伤之情弥漫,与题目中的“怨”字暗合照应。可以看出,作者很好地掌握了闺怨诗的叙述者的处境与语调。接着又深入体会叙述者压抑在心头的沉重情感:眼前虽说是树叶婆娑,繁花簇簇,满目春天的景象,而“我心头的忧伤/比它们更强烈/从前它们令我欢欣/但今天看见它们/我却掉头力图忘却。”景物依旧,如今却物是人非。此情此景,令人何堪!睹物思人,寡妇不由得柔肠寸断,悲不自禁。在中国古典诗词中类似的伤春怀人的描写举不胜举。王昌龄的《闺怨》:“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该诗描写了一位春日里打扮得花枝招展的闺中少妇凝装登楼,观赏春色,却惹得一腔的幽怨,后悔当初赞同丈夫上京城赶考。李商隐的《无题》“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皇甫冉的《春思》“机中锦字论长恨,楼上花枝笑独眠。”欧阳修的《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更是一首幽居深院的佳人伤春词,写得凄婉动人。《寡妇春怨》在情感的体验上与这些诗词颇具异曲同工之妙,传递出人性的感悟上东西方的一种共鸣。

其次,《寡妇春怨》采用了借景抒情、情景交融的中国古典诗歌传统典型的传情达意手法。闺怨诗通常用自然景物如花、草、树木来构建意境,从而反映和投射女性幽怨的心情。威廉斯从颇具绘画天才的母亲那里继承了艺术天分,他的诗常常在色彩的运用方面显示出绘画技巧。这首小诗也不例外。诗人以浓重的笔墨,如同画家用颜料一样,为读者勾勒出一幅令人流连的春日庭院美景图:“庭院的新草/如同往年闪光吐焰/今天李树满是银花/许多花朵/沉甸甸地挂在樱桃树上/枝头红黄相间。”“庭院”“新草”“李树”“花朵”“樱桃树”等寻常可见的景物却触发了寡妇无尽的联想和心理变化。诗人就从这些景物(即意象)所构建的意境引发主人公心中沉积已久的哀愁,于是“沉甸甸”的愁绪便一下子强烈起来,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从而使得寡妇由现实跌入了对过去的追溯:在漫长的岁月里,夫妻形影不离,恩爱有加,共同度过了无数良辰美

景。而如今在这个百花竞彩,象征着生命和爱情的大好春光里,寡妇却孤伶无伴,无共语之人,不禁垂泪断肠,日渐憔悴凋谢。失去爱侣的伤痛之深之重,诗人未作直抒胸臆的宣泄,浓重的忧伤已经融入“我觉得我倒想/到那里去/投身那里的花丛/沉没在花丛近旁的沼泽”的诗行中。这样含而不露、一咏三叹的缠绵惋伤的情愫寄寓在满目的春色中,如乳融水,读来怎不让人动容?这样的抒情方式对中国的读者而言简直是再熟悉不过的了,王国维《人间词话》中言:“以我观物,物皆着我色”、“一切景语皆情语”。威廉斯以他这首《寡妇春怨》体现了在抒情方式上西方与东方的接轨。

最后,运用恰切巧妙的比衬手法赋物写情、乐景写哀的构思技巧来营造意境,渗透出浓郁的东方诗歌之美。在《寡妇春怨》中,诗人以美好春光来衬托女主人的伤感而凄凉的心情,使寡妇的孤独和春天的美景交织在一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更为重要的是,这样一来,主体与客体交融,一明一暗,互相呼应,如泣如诉,创在了深切感人,深婉沉郁的艺术境地,从而更能突出寡妇的寂寞和凄凉,很好地起到了从反面烘托“春怨”之主题的作用。这是中国古典诗词擅长的艺术手法。王昌龄的《西宫春怨》是一首久负盛誉之作:“西宫夜静百花香,欲卷珠帘春恨长。斜抱云和深见月,朦胧树色隐邵阳。”该诗以花香袭人的春夜,迷人的花月良宵反衬出幽禁在深宫里的少女孤独凄凉的处境。金昌绪在《春怨》中写道:“打起黄莺儿,莫教枝头啼……”该诗描写了在花红柳绿,春光明媚的时节,黄莺鸟儿呼朋

引伴,婉转啼唱。然而诗中人却无心欣赏良辰美景,恼怒地赶走了黄莺。该诗生动写出了妙龄少女寂寞无奈的思夫之情。张仲素《春江曲二首》中:“家寄征河岸,征人几岁游。不如潮水信,日日到沙头。”以潮水有信反衬征人归无期…凡此种种,皆妙用衬托对比,读来曲折有致。《寡妇春怨》与许多中国古典诗歌一样,不仅巧妙地使用了传统的移情手法,寄哀思于花草树木等客观景物上,而且以繁花争春的乐景反衬抒情主人公内心的凄凉与哀伤,这样的内外反差,更加凸显了本诗的情感主题。

四 小结

无论是主题思想、意境,还是写作技巧,《寡妇春怨》都有别于传统的西方诗歌,更像脱胎于中国古典诗歌的“闺怨诗”,蕴含了无穷的东方美学,“中国情”在该诗中扮演了吃重的角色,我们读来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一下拉近了与中国读者的情感距离。辜正坤先生在其主编的《世界名诗鉴赏词典》之“世界诗歌鉴赏”中提到,“诗歌内容的凝练和形式的专门化,使得跨文化审美欣赏较为困难。”不同的地域或环境(尤其是不同的国度)意味着不同的文化传统和审美主体,不同的文化传统和审美主体意味着不同的审美情趣。由此可见,特定的语言文化决定了一个人的思维方式,情感过程,也决定了艺术审美定向。而纵观全诗,威廉斯的这首中国式的爱情诗《寡妇春怨》,从意象、意境、主题到艺术表现形式都成功地移植了中国古典闺怨诗的风格,使得我们在很大成度上超越了这种由于艺术审美定向不同而产生的隔阂,更容易欣赏和领会到了诗中令人沉醉的美。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辜正坤.世界名诗鉴赏词典[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 [2]耿幼壮.威廉斯与中国风[J].博览群书,2002,9.
- [3]蔡苗.浅析威廉斯的意象主义诗歌与中国传统文化之渊源[J].西安航空技术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7.
- [4]张跃军.异国情调与本土意识形态——威廉·卡洛斯·威廉斯与中国的对话[J].外国文学评论,2001,4.

Faint American Poetry, Deep Love of China

——Appreciation on The Widow's Lament in Springtime by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HU Li

(Aba Teachers College, Pixian, Sichuan 611930)

Abstract: Due to the impact of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many poems written by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indicate some Chinese flavor. His celebrated work The Widow's Lament in Springtime is a poem which is full of "Chinese sentiment". The theme, the poetic conception and the artistic expressions are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western poetry. The poem is more like a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Boudoir poetry", which contains endless eastern beauty.

Key words: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The Widow's Lament in Springtime; Boudoir Poetry (责任编辑:张俊之)